

再談跑山

我喜歡跑步，尤其喜歡跑山，喜歡高低的挑戰，更喜歡自然的變化，從習慣性開始跑步到現在，跑齡算起來也過了十年。多年前寫過一篇關於跑山的小文，那時剛出校門，還在南丫島居住，被烈日曬得像隻黑猴也不在意。時光荏苒，南丫島早已是記憶中的一部分，而我也不可抗拒地在長大，跟隨着命運的安排東奔西走，體驗各種酸甜苦辣。

因為母親早逝，我又遠嫁，所以父親獨居，他對我總是報喜不報憂，把不舒服和不開心都放在心裏，對我從不表露。前些日子，我打視訊電話給他，竟發現他人在醫院，細問之下，他才吞吞吐吐地說，一個星期前摔了一跤，腳踝腫了，膝蓋擦掉了一大塊皮。我一時間又急又氣，急的是不知他現在情況如何，氣的是事情發生一周了，他竟隻字未提，不知這一週他是如何生活自理。我立馬訂了去看他的機票，因女兒還小，我只得帶着她一起回家。孩子似乎對時間空間都無甚概念，一路坐車和坐飛機，我都在跟她解釋，我們是去深圳看姥爺，姥爺摔跤了。見到父親，見他還能走動，我不禁舒了一口氣，再看過了一周還腫得很大的腳踝和大面積還沒癒合的擦傷，我又心疼不已。

回到從小長大的家裏，有父親在身邊，我似乎更放鬆，內心深處有種我仍是父親的小女兒，可以暫時依靠父親的感覺，雖然家裏現時「上有老下有小」，父親行動不便，女兒哇哇大叫，但每個人都笑嘻嘻，吃得下、睡得香、玩得開



人生在線 木田

心。家的附近有一座小山，雖說是小山，但帶給我的幸福感絕不小。還沒結婚時，只要回深圳，我總要上去跑幾圈，有時是一大早，有時是大中午，還有傍晚時分，夜深人靜時伴着月光也跑過幾次，颯風下雨抑或颯陽高照，總之，我見過這座小山的各種樣子。小山跑一圈是二點五公里，有舒適的上下坡，跑個四十分鐘。有時如果時間合適，父親會跟我一起來，父親不跑步，我們就一起走走，聊聊，是難得的成年後的親子時光。這次回來因父親扭傷了腳，起初幾天一直在家裏，見父親的腳傷更好了，我動了想去跑山的念頭，當然父親這次是不能一起去了，我就一個人去過過癮吧。

因為疫情，我大概有一年半沒來深圳，沒踏上這座小山，但踏上小山的一剎那，簡直腳下生風，神清氣爽，像打小認識的朋友，熟悉、放鬆。這天微雨，濕潤的空氣中有植物暢快呼吸的清香，我不禁貪婪起來，張開所有感官和毛孔迎接這風、這雨，和來自小山所有慷慨的饋贈。

若問現在跑山和以前更年輕時有何不同，我想雖然以前生活更單純，更無牽掛，但此刻獲得的自由似乎更無可撼動，明白人生無常且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只有放棄對安穩的追求，才能獲得真正安穩，所以此刻的我就算生活可能一地雞毛，再也不會「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但仍可以全身心的享受這片刻的放鬆和身體的自由，聽聽鳥鳴，挑戰一下爬坡時的心率，放肆地奔跑。



HK人與事 朱昌文

近日疫情稍緩，許多朋友「靜極思動」，紛紛相約郊遊或到酒樓茶敘。上個星期天，我隨同一群好友到龍華酒店餐敘，品嚐了那裏著名的燒乳鴿等美食，度過了一段歡樂時光。位於沙田下禾輦村的龍華酒店，建於一九三八年，原為鍾氏家族的度假別墅，仿照九龍塘的住宅建築，樓高兩層，外形呈四方形，被當地村民稱為「四方樓」。日佔時期，這座別墅被日軍佔用作指揮部，戰後從日軍手上取回。直到一九五〇年，龍華酒店才正式營業，下層是食肆，上層開作客房，初期只有八間套房，後來增至十間。到一九八〇年代，隨着沙田新城市的發展，龍華酒店因未能符合香港的消防條例，所以停止了酒店業務。一九八五年開始，東主將酒店轉為純粹餐館營運，以紅燒乳鴿為招牌菜式，打響名堂，許多人以一嘗這道名菜視為口福之

重遊沙田龍華憶往

。我曾多次光顧過這家園林食府，對它深有印象，心底仍潛藏着一股感情。早前再作座上客，看到貴賓廳牆壁上貼滿了昔日粵語影劇明星的照片，以及帶有懷舊風格的露天茶座和園林景色，彷彿進入了昔日香江歲月的時光隧道，油然勾起了種種回憶。

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有一年父親生日，我們全家隆重地坐火車到沙田光顧龍華酒店吃晚飯。那年女兒才幾歲大，十分趣致可愛。就餐前，她乖巧地跟隨大人們舉杯恭祝爺爺生日快樂，令爺爺笑呵呵合不攏嘴，歡樂的情景至今仍深印腦際。

也有多次與朋友前去那裏吃飯，每次都吃得很愜意。記得美食家唯靈除了在報章撰寫飲食專欄之外，還負責為龍華酒家作宣傳，每逢有什麼新菜式推出或有推廣活動，他會邀請一班新聞界朋友和寫飲食文章的作者前去「試菜」，以廣宣傳。我由於間中在《新晚報》食經版寫些飲食文章，也忝為受邀一員，故此大飽口福。還有得着的是，唯

靈交遊廣闊，見聞豐富，在杯酒言歡中，談笑風生，娓娓道出許多有趣的故事，尤其說起龍華酒家的滄桑變化，如數家珍，每次都令眾人聽得入神。從唯靈口中，我們知道，金庸喜愛租住龍華酒店的幽雅客房二〇三號寫作，認為這有助他增強靈感。

此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沙田區內的雍雅山房和龍華酒店都是粵語電影的取景勝地。李小龍除了在龍華的天台練功之外，他的《唐山大兄》也在這酒店取景。而其他粵語片影劇明星如紅線女、張活游、陳寶珠、蕭芳芳等的一些影片，也有在龍華取景。

時至今日，仍有影片公司喜歡到龍華酒店取景，如黎文卓導演的《如果沒有那年五月》，其中幾場戲就在這裏取景。我的朋友高兆楨在片中客串，既扮演酒家樓面經理，又扮演警察。日前他與我們重遊龍華，席間他高興地暢談演戲的趣事。另外，黎文卓拍攝了一套微電影《緣來是你》，也是在龍華取景，我看過該片，內容溫馨動人，算得上是精彩之作。

一稻濟蒼生 丹心照汗青



君子玉言 小杏

這篇文章寫得特別艱難，一定要寫的。又實在太難過，一邊寫一邊哭，不得不關起門來，手下敲着字眼裏流着淚，不停地滴落在桌上……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一個炎熱而平常的周六。中午一個消息傳來，起初不敢也不願相信。但不到兩小時後，國家級媒體新華社、人民日報都發布了這個噩耗。「默哀！五月二十二日十三時零七分，袁隆平逝世」。這次不得不信了。淚水一下子奔湧而出，然後就一刻不停地流淚……坐在計程車上，一路上淚水熱熱地滑過臉頰，潤濕口罩。不敢出聲，直到上環下車，我幾乎渾身發抖，走了一會兒，感覺快喘不過氣來了。如果此刻不是在香，我肯定會失聲痛哭。香港連續數日反常地悶熱，這個晚上終於下了陣雨。蒼天同悲！

從得知噩耗瞬間之後連續兩天，網絡上、媒體上，人們對袁隆平先生的懷念刷了屏。每一句話都令人悲傷，每一個場景都令人動容：

袁先生走後，當天的長沙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從噩耗傳出到下午四時短短三個小時，湘雅醫院匯集起數千人。人們自發地冒雨為他送最後一程，大家一路追着靈車一路哭喊「袁爺爺走好！」汽車停下來鳴笛致敬。近千萬人口的長沙城每個角落都是一片悲泣聲……花市菊花幾乎斷貨。一個九二年出生的女孩深夜發了一條微博：一、我不是長沙人，正好在長沙辦事。二、買了三千元花，幫人送，但是我不收錢。許多人連夜趕到殯儀館為袁老獻花。有三十多歲的男子和孩子跪在濕滑的地上，面色鄭重地拜了三拜。

二十三日一早，長沙明陽山殯儀館繼續排起長隊，送別的群眾隊伍綿延三公里、超過五萬人。人們自發的暖心舉動更是令人淚目：免費接送，免費送花、免費提供口罩……有市民買來花束在殯儀館免費發放；一些無法親身前來緬懷的市民，通過鮮花外賣遙寄哀思。外賣小哥接到的大部分外賣全是鮮花單，都是送袁老



五月二十二日，西南大學袁隆平雕塑前擺放着師生們敬獻的鮮花。新華社

的。很多人從外地開了車專程趕來，獻完花又趕回去。有人排了很久的隊因為到了上班時間就拜託旁邊的人幫着把花帶到。長沙數百輛計程車和公車自願停運一天，在高鐵站等地為前往殯儀館送別袁老的民眾免費服務。整整一天，往返於高鐵路和殯儀館之間，只要路上看見有拿花的人，都開窗詢問是否需要用車……殯儀館前一束束菊花匯成了花海，稻田上一株株稻花香飄田野。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朋友告訴我：「見到無數長沙市民一擁上街向袁老道別，我哭了……」他是一位很紳士的香港人。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布朗向世界發出「誰來養活中國」的疑問，袁隆平領銜的科研團隊，接連攻破水稻超高產育種難題，超級水稻畝產七百公斤、八百公斤、九百公斤、一千公斤和一千一百公斤的五期目標相繼完成，一次次刷新世界紀錄，對這一世紀問題，給出了中國人自己的答案。如今，中國的雜交水稻雙季畝產已突破一千五百公斤大關。中國的水稻田裏，有百分之五十八是雜交水稻，在美國是百分之四十，在東南亞的幾個國家平均為百分之八。曾任美國總統農業顧問的唐·帕爾伯格認為，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是中國人戰勝飢餓的重要方法，「是和乎探索對暴力衝突的勝利，也給那些持中央統一管理必將窒息地方創造觀點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課。」

網友的每句話，都像是我們想對這

位可敬可愛的老人表達的話：

「不知為何，看到有關他逝世的每一條資訊，我的眼淚就止不住流。原來，他不只是個名字；原來，他早就隨着我吃的一粒粒米走到了我的心裏。」

「就覺得吧，他是一直活在課本裏的那個爺爺，但沒想過，我在長大的同時，爺爺也在變老……」

「霍金去世了，但我不懂時空；金庸去世了，但我不看武俠；可是我知道，再笨的人，也要吃飯。」

「他太偉大了，偉大到我們忘記了，他也會生老病死。」

我還有一個特別的懊悔：二〇〇八年三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門外，我與袁老偶遇。當時我在等人，他在吸煙，西門口除了站崗的武警戰士，只有我和老爺子兩人。由於羞怯，我只是輕聲打個招呼「袁老師好！」老爺子朗聲答「你好！」然後我就安靜地站在一邊了。其實我多想告訴老人：感謝您，把我們養大！我還想與老人拍照合影，可是當時手機功能沒那麼強大，也沒有自拍，更不可能麻煩執勤的武警戰士幫忙……一個錯過，懊悔多年，如今，成了終生的遺憾！

為了減少碳水攝入，我已好久沒吃主食了。周一午飯，特意盛了些米飯，吃下一口突然眼淚撲簌而下……

一稻濟世，萬家糧足！國士無雙，先生千古！

先生，日後每一縷升起的炊煙，都是飄自人間對您的思念。

秘魯安第斯文明探源



市井萬象

「秘境：秘魯安第斯文明探源」展覽現正於北京的首都博物館舉辦，展出一百五十五組秘魯珍貴文物，呈現了從公元前一五〇〇年至十六世紀秘魯先民鮮活的生命歷程。為紀念中國與秘魯建交五十周年，首都博物館引進了此次展覽。圖為觀眾在欣賞神鳥圖案彩繪陶瓶。中新社



令人着迷的磁場

在深圳中心書城的粵港澳大灣區專櫃，還有一本圖書，內容是南方電網關於粵港澳大灣區電力發展報告。其中分享了這麼幾個數據：二〇一九年，大灣區人均電力消費量七千六百四十四千瓦時，同比增長百分之四點六。而當年全國人均電力消費量是五千一百六十千瓦時。二〇一〇年至二〇一九年，大灣區全社會用電量年均增長百分之四點九，始終保持增長態勢。並且大灣區GDP增速和全社會用電量增速變化趨勢具有較高的一致性。

觀察一個地方的經濟活力，用電量是一項重要參考指標。

活力在溢出，資源在集結，人心在凝聚，灣區已經進入良性循環。

截至二〇二一年二月底，五千七百七十名澳門居民在珠海橫琴辦理居住證，二千二百多名澳門居民在橫琴常住，二千名澳門居民在橫琴購買社保，澳門居民在橫琴購置各類物業超過一萬套。

更多的人在灣區感受着時代躍動的脈搏，追求美好生活。

王紹雲來自江西省青城市，創辦的萊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位於深圳，另在香港和中山

設有辦事處。公司主要業務是工業自動化控制、個人護理、消費類電子產品的開發和生產，合作夥伴既有國有大型企業，也有海內外的各種渠道電商。在他看來，大灣區是一個謎一般的地方。

「在這裏，你想靠一個產品吃幾年，基本上不太可能，而是一直處於更新的狀態，大家都有一股往深裏鑽研的狠勁。比如說，在別的地方，看見有人在做盤子，其他人可能就放棄了，想着還是做杯子吧。這裏不是的，也要做盤子，還要更美觀、更輕便、更實惠，甚至要再開發一個什麼新功能。」王紹雲說。

在灣區生活、工作了十幾年，王紹雲發現，這裏有着濃郁的、深入骨髓的創新氛圍，驅使人開動腦筋，尋找新的思路。創業者慢慢就適應了這個節奏，更加主動，甚至視為一種享受，創新變得自然而然、順理成章，「關鍵是這裏的產業鏈條很完整，互通性強，一旦你有了好的想法，在這個氛圍中經常是有響應的，有人幫助你把好的想法落地。」

在灣區創業，王紹雲不時想起遠在老家的父親。他是個種莊稼的好把式，「比如種棉花，他要把多餘的枝丫打掉，一行一行之間整

齊齊。他說這是要讓棉桃曬太陽，給它們通風。他不知道這叫光合作用，但是他知道這樣棉桃又大又多。『哪怕一天賺一分，不在屋裏蹲。』這是他的口頭禪」。王紹雲說，持家需要一股韌性，創業需要一種精神。大灣區就是這種精神的溫床。

七〇後的王紹雲在大灣區尋找到了精神的歸宿。一九八九年出生的宋揚也要在這裏證明自己。

宋揚老家在東北，曾經到天津求學，後來前往香港大學就讀建築專業。優美的城市環境，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富有潛力的市場空間，敢為天下先的「嘗新」精神……大灣區像是一個磁場，讓他不時將創業的啟航之地選定在深圳。

他現在是營加設計實驗室（深圳）有限公司創始人。這家公司以建築設計為核心，兼顧規劃、室內和景觀設計。

「大灣區是一個很大、很高的平台。在這裏進行深入的交流與碰撞，是很平常、很直接的事，讓人感到很過癮。」宋揚說。

公司合夥人廖嘉厘是香港居民，灣區包容、開放的調性令她着迷，「這裏有很好的土

壤，就看你是不是那塊料了。這裏每時每刻都有很多的信息在流動，就看你能不能沉浸其中，把適合自己的信息緊緊抓住，轉化為機會，再努力打拚，實現自我價值。」

三月三十日，和美術館在佛山順德正式開館。這是被譽為「清水混凝土詩人」的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在中國設計的新作品，一場以「超越：安藤忠雄的藝術人生」為主題的展覽同時揭幕。廖嘉厘獲知消息，當即從深圳趕往順德「打卡」。

「和美術館用多樣化的『圓』來呼應『和』的主題，總體架構上呈現出安藤忠雄一貫的冷靜與沉穩，富有幾何秩序，大量的灰色調彰顯出張力和韻律感。很開心大灣區出現越來越多這樣國際性的高端藝術空間。」身上透着知性與幹練的廖嘉厘說。

他們的營加設計實驗室位於深圳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一個正在醞釀奇跡的地方。夢工場的入口處設有一個大型雕塑式裝置，鮮艷的紅，無雜色，富有儀式感和線條感，主體內容只是一句英文「WHAT'S NEXT」。

下一個是什麼呢？（「律動之美 盡在灣區」之三，標題為編者加）



文化經緯 王國平